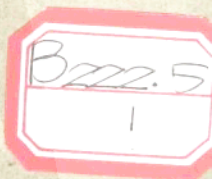




平知

竹齋

PDG



B222.5

1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

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爲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

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爲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爲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注分爲下卷各有叙焉。注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

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爲之

何爲畏彼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

若是

言欲有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滕雖

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疏

滕文

公爲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秉

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惟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爲世

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

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爲言蓋

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爲後世所法故言

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
後謚世子爲文公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
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
宋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
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
道之在天下而已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欲問邪成
鵬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者孟子又
引往日成鵬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
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畏彼之哉是言我能爲之亦如彼之尊
貴矣又何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
耳但有能爲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子
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誣我哉言
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爲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
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爲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
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
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
服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
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爲善國有致世子

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注文公爲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爲定公元公爲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爲諡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爲諡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定王之名其諡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注云成覲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覲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

世子之傳也大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

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今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事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疏齋衰也飭麋粥也

然友

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

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
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白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

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收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

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

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

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

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五在身欲行之也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

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樵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

〔疏〕

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章言

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子

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不爲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喪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者孟子將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爲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嘗聞知之矣言嘗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齋疏齋衰之服以麤粥之食凡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爲三年之喪事其滕之同姓與異姓諸臣皆不欲爲三年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

爲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爲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己身獨改更爲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爲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爲我之鄒問孟子以爲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荅然友爲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歆麋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爲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

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答然友爲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爲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爲曾子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爲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

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父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滕文

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

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

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爲道也有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旣爲齊

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
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

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

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

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

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

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

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

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予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

以爲民之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

父母也

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

也者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

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設爲庠

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

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

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

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

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雖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行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

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

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

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

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